

抗日間諜戰

——麻克敵殉國記

●周良輔（國民大會代表，中外雜誌特約撰述委員）

三千麻子螺線被抓

抗日戰爭第四年民國廿九年十一月廿九日的上午，突然地，北平內外城，大小城門，一齊封閉了；同時，火車停開，汽車停駛，學生放學不能回家，大街上的行人被驅逐到牆邊，到城裏來的鄉下人不能出城去；出城辦事的人們，不能回城來……整個的北平，呈現着驚慌，死寂，好像面臨世界末日一般。就這樣一共四十三天，大街小巷佈滿着敵偽憲警，三步一哨，四步一崗，兩百萬的市民在這樣恐怖氣氛的威脅下，耐心的候着日夜不停的搜查。

最古怪地，是幾天之內，抓到了成千累萬的麻子，關滿在各敵偽的拘留所，餘下的尚有許多麻子沒有地方囚管，只得利用前門內的公共汽車總場的大空地了！他們整日整夜得不到飲食，北方的天氣又冷，真是太痛苦了！唯一的希望，便是盼望輪到自己被審訊的機會！但是沒輪到以前，有些身體弱的，已經病倒了許多！那時候，凡是面上有麻子的，都莫名其妙魂飛魄散！我的一位有麻子的朋友，當他得到這個消息時，便

藏到柴草堆內，整整過了三晝夜才得倖免！

民國廿八年的十二月，戴笠將軍送我們自湖南衡陽經過漫長的公路到浙江溫州以後，我們一些同志轉赴北平。當時，麻克敵同志是擔負着敵情搜集的諜報負責人，我將他幾年音信斷絕的太太自遵化老家麻家庵子接到北平，照拂着這位同志安心的工作。

民國二十九年八月，麻克敵被調為行動工作的領導人。他的臉上，確係有幾顆麻子。冬季接奉戴笠將軍電示：刺殺日寇天皇北平特派員——高月堡大佐。期以敵後行動力量轉移國際間對我抗戰之輕視，同時警告敵人，我軍隊雖撤離華北，但政權仍潛伏於廣大的民間。

日皇表弟被刺斃命

麻同志住在北平大石作胡同，地點相當隱蔽，每天焦苦的計畫着如何徹底的完成這項命令！這時，我方在北平的行動組織，剛剛被敵偽破壞，一切武器都藏得嚴密，負責人又不能接頭，無奈，一天他指示我，要很快的給他買到一支短槍，於是我在第三天的早晨給他拿來一支，那是我自

清河偽自衛軍中設法購到的，不過槍械不太好。

十一月廿九日早晨，天氣陰沉得很，麻同志騎着一輛自行車順着地安門大街向東駛去，經過後門直到東皇城根，他遠遠的看到兩匹洋馬，上面載着兩個服裝整齊的東洋鬼子，從日本憲兵隊（駐在北平沙灘，北京大學第三院）內竄出，迎面而來。麻同志心中暗笑，千載難逢的時機到了，從容的轉到他們的背後，跟踪而行，未出百步，直到遠東宣教會與永益小煤鋪的中間僻靜的地方，用那隻手槍準確的連着射了六發。

前面的那一個——高月堡大佐，當即倒地斃命，後面的那一個——望月中佐因為未中要害，驚慌中雖也倒在地下，但麻同志臉上的幾顆淺淺的麻子，就在這個時候被他記住了。

這時，麻同志本欲繼續射發的時候，鬼子的馬很兇猛地已經直撲上來，手槍又發生了故障，麻同志只得就這樣的掩旗息鼓合槍回家了！這個未死的一名，後來抬到協和醫院，口雖不能清楚的講出是什麼人幹的，但是指手劃腳可以形容出「高高的個子」、「臉上有麻子」。因此，故都二百萬市民中有麻子的，都面臨到滔天大禍！

當時斃命的那一個，原來是昭和的表弟——高月堡大佐，他拿着「天皇」御命前來視察華北的治安。

北平封城人心惶惶

原來，敵軍華北司令官爲了表揚他自己的功績，曾上書「天皇」誇張自己的功德已將華北截成安定樂土，民心歸順，「天皇」聞之，當然大悅，一面利用各種手段，宣揚國內外，爭取與國同情，一面派其表弟率領望月中佐借着照例視察的名義也可以使他的親族到「大北京」開開眼。

這兩個鬼子以爲華北真的被他們征服了。所以抵達北平後，沒有半點戒心地在昨天的清晨，街道尚在靜寂之時，兩人既未帶有一個衛士，又不攜帶自衛武器，隨隨便便的瀏覽着故都的風光。肆無忌憚地驕傲地在中華民國的領土上躍躍，實在是自取滅亡！說也應該，事情發生後的三、五分鐘，日本憲兵隊出動了大批人馬。倒楣的偽警一名，正「守望」在東不壓橋的崗亭中，似是半睡未睡，出動的日本憲兵上前查詢事情發生的經過，他連影子都說不出，日憲野性發了，當即對之一刀，嗚呼這個偽警第一個做了高月堡的祭品。遠在日本的高月堡太太，知道了這項驚人的噩耗，拼命的糾纏着昭和。昭和於是嚴令華北軍司令官限期破案，一面重金懸賞緝兇，聽候處分，戴罪立功。所謂「大和民族」當時還在一帆風順的進行侵略之際，遭遇這種空前的打擊，國際上的面子，未免丟個一光二淨！華北五省市的敵偽爪牙，漢奸走狗，在這樣一道嚴格的命令下，

都在故都集中了，有的爲了爭寵，有的看着這筆懸賞應該是發財的好機會，有的畏懼淫威，不得不東奔西跑，就這樣把北平弄得昏天黑地，北平全城人心惶惶。

蕩寇志士多遭毒手

麻同志完成了這件空前的諜報行動任務後，詳細的電報戴笠將軍，不到一週，便接到戴將軍轉奉領袖蔣介石元帥嘉勉的指示，同志們聞訊之下，莫不個個振奮，人人自勉，雖在如此惡劣環境中，仍是毫不顧忌的計畫炸毀清河大橋，解繳北平偽公安局衛兵的槍，轟炸電影院、行刺汪時環……這一個月來，恐怖的故都，確實又使鬼子更增加「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感覺了！這樣偉大的一羣同志，多麼值得驕傲，但是不幸得很，十二月廿九日的晚上，驅運降臨，組織裏的一名同志被捕了，搜去全部名單，當天的夜間，麻同志也就從住地——北海夾道，被日本憲兵毒狠的架走了！

擊斃高月堡是民國廿九年十一月廿九日，麻

同志被捕是在十二月廿九日的晚上，整整一個月。接連着薄××，張××，丘××……都先後捕去，我們正與麻同志之表兄劉經理研究營救方法中，在一日落小雪的清晨，那是過了年的一月十三日，在不祥的十三那天，我也被捕了，次日聽說城門已大開，原來我是名單中最後被捕的一名！

我走進北京大學第三院——日本沙灘憲兵隊的地下室，燈光明亮，看着一位魁偉高大，穿着眼熟黑袍的人，被兩個憲兵綁架着向監號走去，他的臉全部是紅腫的，簡直看不清眉眼，左半大臉，用紗布與藥棉絮着，水珠順着衣角向下滾，無疑的，那就是麻克敵同志，他已整整受了十四天的苦刑！又兩個禮拜以後的一天下午，我跟着許多被捕的同志向監外倒馬桶，從麻同志的監號門前經過，返回時，緩緩的從他的房內傳出了一道不大清楚的聲音，我很熟悉，知道是麻同志的口音，他輕輕地說道：「你不要承認我所用的手槍是你給我買的……」我聽得十分真切，就憑這句話，我到日本軍法會審的時候翻了供，才能享受了勝利果實；而他則爲國殉難了。

張大千外傳

隆重出版 定價臺幣一六〇元

本書為咸宜君精心傑作，內容精彩，百讀不厭，三十二開本，三百二十餘頁，另有珍貴圖照，現已出書，定價一六〇元
中外雜誌讀者八折優待祇收一二五元，歡迎購閱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